



87402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行旅下

北使洛 五言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

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傳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銑曰宋高祖北伐府遣一使起居延之與府參軍北至洛道中作是詩也



改服飭

勅

徒旅首路跼險艱

善本作難左氏傳曰齊侯謂

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偃戎車首路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

不跼毛萇詩傳曰跼曲也鄭玄曰跼可畏懼之言也向曰改服改常服旅行旅也飭整首初

跼履艱難也

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

善曰阮籍詩曰朱轡

躍飛泉夜飛過吳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栗食馬曰秣韓子曰楚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

中翰曰楫棹秣栗也言自

塗出梁宋郊道由

周鄭閒

善曰漢書曰沛公乃道陽音義曰道前由碭也濟曰梁宋周鄭皆國名

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

善曰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

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銑曰即洛陽也在昔輟期運經



始闊聖賢

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寔命

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闊五百歲銑曰闊猶無也在昔晉亂期運輟息無聖

賢經伊瀝絕津濟臺館無尺椽

善曰伊瀝二水名也曹植毀故

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向曰由時亂故津濟斷絕臺

館盡毀故無尺椽

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

翰曰言其荒蕪如此

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

善曰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

摯虞尚書今箴曰補我家闕聞我王猷毛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

德被八方之外嗟我之行

陰風振涼野飛雲

善

值冬時冒寒氣而苦辛

作

雪瞽窮天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



始闢聖賢

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寔命碑曰應期

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闢五百歲銑曰闢猶無也在昔晉亂期運輟息無聖

賢經伊瀝絕津濟臺館無尺椽

善曰伊瀝二水名也曹植毀故

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向曰由時亂故津濟斷絕臺

館盡毀故無尺椽

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

翰曰言其荒蕪如此

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

善曰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

摯虞尚書今箴曰補我家闕闡我王猷毛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濟曰言宋高祖之

德被八方之外嗟我之行值冬時冒寒氣而苦辛

陰風振涼野飛雲

善本

作雪脅窮天

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



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呂氏春

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濟曰替亂窮

終也謂終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善曰引猶

歲之天時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進也漢書

曰上置酒沛宮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善

銑曰引發也隱憫憂歎兒威遲馬行兒

楚辭曰隱閔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倭遲洛神賦

曰車殆馬煩向曰隱憫憂歎兒威遲馬行兒

煩勞也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誓善曰言當歸來

而誓本期翰曰游行也芳時春時徂徂失蓬

期也言我以冰雪所苦故歸來屢失期也蓬

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善曰言已有蓬心事既

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

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

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亦然之濟

曰蓬非直達者然成也言已隨俗之心久已除



矣而猶被牽制於時尚勞於行役而當此窮歲之節如蓬之性非自直達復爲飄迫殊不得成我志也飛飄薄迫也

### 還至梁城作

五言 良曰自洛還也梁國名

###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樵悴征戍勤

善曰楚辭曰登石巖今遠望路眇眇今默

默又曰顏色樵悴左氏傳曰勤戍五年銑昔

邁先祖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

羣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振徙陟崇丘楚辭曰肩傾側而不容向曰昔邁謂前此使時在北

伐之前師也今來蓋至後軍也翰曰言雖揚鞭視歸路而欲疾然道路險阻不能前及其羣



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

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機從

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

徒侶也梁陳二國名分分界首也

故國多喬木

空城疑寒雲

善曰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良曰故國謂梁城也喬高也

丘隴

填郭郭銘誌滅無文木石局幽闔黍苗延高墳

善曰該文曰局門之闕也墳墓毀撤銘誌遺失木石交橫塞於泉戶如有

關閉延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埋滅

滿也

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埋滅

尊貴誰獨聞

善曰相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子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

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汝兮

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

良

良言貴賤賢愚皆同於死故思此而歎息也

良



屬爲父游客憂念坐自殷

善曰毛詩曰憂心殷  
翰曰肩何殷深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齊曰延年與湘州刺史張劭登巴陵  
郡城樓而作是詩也都謂建鄴也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爲員外  
常侍出爲始安太守徵爲中書

侍郎集  
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莫南服

善曰左氏傳曰楚昭  
王曰江漢睢漳楚之

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莫高山大川孔安  
國曰莫定也良曰江漢二水名餘同善注三

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  
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

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  
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



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郊外曰牧銑曰淪猶會也江湘沅水皆會巴陵至

洞庭陂號為三江三湘蓋謂三江也子虛賦云楚有七澤常見其一藹草盛兒荆亦楚也牧則

陶牧經塗延舊軌登闌伊人訪川陸善曰周禮曰地名經塗延舊軌登闌

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闌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禮注曰延

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水國周地險河向曰延猶進也軌迹闌城也

山信重複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左傳子

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翰曰周币復疊也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固善曰尚書曰

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舍櫺檻而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於

荆州雲土夢作又孔



荆臺司馬子期諫曰荆臺左洞庭右彭蠡荆或為京濟曰囿園也此二者皆楚游觀之地

清雲芳霽岳陽曾暉薄瀾澳於六善曰說文

預左氏傳注曰氛氣也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爾雅曰澳隈也向曰霽氣也霽雨止也曾暉

日光也瀾水曲也波澳水曲也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善曰潘安仁在

懷縣詩曰涼飈自遠集楚辭曰湛湛江水兮河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銑曰遠風謂古

跡也楚辭云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善曰

極千里傷春心即倚伏也向曰往還起存沒竟何人炯介在

伏其來遠矣陳設勞倦也明淑善曰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

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道竟施於何人也其明翰曰炯明介獨



德獨流於吉善之士也請從上世人歸來執桑竹善曰論衡曰上

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注曰執樹也濟曰上世高尚之人也執種也

還都道中作五言善曰集曰上尋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良曰昭為臨海王參軍從

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善曰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

百三十里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

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客行情日月崩波不可留善曰江賦曰駭

崩浪而相礪言客行既惜日月兼崩波之上不可少留向曰惜日月務疾還也崩波猶奔波

也侵星赴早路畢景遂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



晚

善本

風道

疾由

善曰廣雅曰道急也

翰

作曉

曰早路早取路也畢景落日也

儔

儔侶也

儔

儔侶也

濟曰鱗

騰沙

鬱黃霧翻浪揚白鷗

善

鱗雲兒獵獵風聲

鷗水鳥也

然若黃霧也

翻浪有似白鷗鳥也

鷗

鷗水鳥也

良曰騰飛也言飛沙鬱

登艦

眺淮

然若黃霧也

翻浪有似白鷗鳥也

善曰漢書音義李斐曰艦船前

頭刺櫂處也楚辭曰長大息而

掩泣憶臨海王也

旬掩泣望荆流

善曰漢書音義李斐曰艦船前

頭刺櫂處也楚辭曰長大息而

掩泣憶臨海王也

荆流楚水也

絕目盡平原時

掩泣憶臨海王也

荆流楚水也

善曰絕猶盡也

向曰絕極也

見遠煙浮

善曰絕猶盡也

向曰絕極也

倏悲坐還合俄思甚

兼秋

善曰兼猶三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

翰曰倏忽俄頃之際悲思已合於心若經

三秋也此皆

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

善曰周

兼秋

善曰兼猶三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

翰曰倏忽俄頃之際悲思已合於心若經

三秋也此皆

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

善曰周

易曰不

出戶庭無咎古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

思復

向曰昭自責已離親遠游之悲

言憶臨海王

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

善曰周

易曰不

出戶庭無咎古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

思復

向曰昭自責已離親遠游之悲

誰

令

文選卷之二



之古節貽此越鄉憂

善曰思玄賦曰慕古之人貞節左氏傳宋人曰懷璧

不可以越鄉銑曰古節古人高尚之節越違也皆明責已之詞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五言善曰鄴

江水經三山又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

向曰新林浦名眺時為宣城郡太守故出於此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

善曰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蒙幽雨江

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上林賦曰東西南北馳驚往來

天際識

歸舟雲中辨江樹

善曰楊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應劭風俗通曰



太山巖石松樹鬱鬱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

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湖中詩曰孤遊非情歎翰曰永長也搖搖不定兒屢數也既

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善曰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楊雄檄靈

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滄州精神養性與道浮遊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齊曰滄

洲名隱者所居言我歸塵自茲隔賞心於此既懽得祿復合此趣矣

遇善曰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秋隘向曰嚙喧也至此乃與塵游隔絕而與

心事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善曰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

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爲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

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暮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銑曰



同善注眺言我雖無豹  
姿且終得隱居養性

敬亭山

五言 善曰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

善曰方言曰亘竟賈誼早雲賦曰遂積聚

而合沓相紛薄而慷慨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向曰亘長

也合沓

隱淪既已託靈異居

善本然棲善曰相

高兒 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海賦曰棲百靈翰曰隱淪隱逸也靈異靈仙也居安也

上干

蔽白日下屬帶廻谿

善曰子虛賦曰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

被臨七發曰依絕區兮臨廻谿

濟曰屬及廻曲也

交藤荒且蔓樛幽枝



聳復低

善曰毛萇詩傳曰木曲曰聳向曰穆長聳舉也

獨鶴方朝唳

鸞聽此夜啼

善曰八王故事曰陸機歌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得也孫卿子曰鸞

鼠五技而窮當也

鼠名啼鳴也

深

五臣作泄雲已漫漫多五

作雨亦淒淒

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淒淒雲日月常翳翳楚辭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

冥以多雨

向曰壯猶舒也

我行雖紆組兼得

尋幽蹊

善曰楊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說文曰紆屈也一曰縈也又曰組綬也幽蹊山

徑也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雖紆帶郡守之組綬然而兼得尋幽隱之跡

翰曰言我此行

緣源殊未極歸徑窄

鳥

如迷

善曰聲類曰窄遠望也於鳥切良

曰緣亦尋也源徑路窄深也

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

善曰丹梯



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曰暮春春服美游駕陵  
丹梯升嶠既小曾登巒且悵齊謝靈運登石門  
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 濟曰要約也奇  
趣謂仙奇也丹梯謂山高峯入雲霞處也

恩竟已矣茲理庶

五臣作席

無睽

善曰西京賦曰皇恩薄周易曰睽垂

也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銑曰若天子之恩於我終竟止矣此登山之理無垂也

休沐重還道中

五言 善曰休假也沐流也漢書張安世休沐未嘗

出如淳曰五日得下一沐 良曰休沐謂休假沐浴也還歸于丹陽

謝玄暉

薄游第從告恩閑願罷歸

善曰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

耕於野乎薄遊於朝乎漢書曰蘇林曰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



又韋賢乞骸骨罷歸 翰曰薄游薄 還叩歌賦

似休汝車騎非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

臨叩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濟曰同善注眺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騎乃非 霸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 善曰枚乘集袁紹也 霸池有臨霸池遠

訣賦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

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

道以寫水

良曰霸池謂西京伊川謂東京言

此二京不可違別者以喻丹陽亦不可蹙去也

汀葭稍靡靡江茨

他復依依

善曰毛詩曰葭茨揭揭毛萇曰葭蘆



也莢亂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

依銑曰汀水際平處也葭莢皆水草名靡靡

依依隨田鶴遠相叫沙鵠保忽爭飛雲端楚山

風兒

見林表吳岫微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表猶外也向曰鵠水鳥

岫亦山也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善曰古詩曰淚

下沾衣裳濟曰征行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

徒侶也鄉淚望鄉之淚

非善曰嵇康秀才詩曰旨酒盈罇陸機曰日出東南隅清川含藻景良曰賴此盈罇酒含

光景而望芳菲之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

節稍得解其鄉思

狹輕軒冕恩甚戀重五臣闡善曰管子曰先王

銑曰徽美也我所以勞心者為天子之澤霑潤

我仰清美之道所致向曰闡門也闡門天子

向曰闡門也闡門天子

向曰闡門也闡門天子



重門也言我志狹不重軒  
冕蒙主恩甚故戀重門  
歲華春有酒初服偃

郊扉

善曰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  
吾初頽延之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晝閑

翰曰此心終願歲初春酒熟衣  
以初服偃息於故居之門庭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五言 善曰山謙之  
丹陽記曰江寧縣北

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  
山舊時津濟道也 濟曰京邑謂丹陽

謝玄暉

灞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善曰王粲七哀詩曰  
南登灞陵岸迴首望

長安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  
柯 良曰喻登山望丹陽也浹岸也京縣洛陽

也 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

善曰吳都賦曰飛  
甍舛互李尤洪池



銘曰漸臺中起列館參差  
銑餘霞散成綺澄  
日薨屋簷也參差連絕兒

江靜如練喧作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

方滯淫懷哉罷歡宴善曰邯鄲湛贈伍處玄詩曰行矣去言別易會難王

祭上哀詩曰何為久淫滯毛詩曰懷哉懷哉曷月

余旋歸哉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善曰楚辭曰未果故

罷歡宴夕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濟曰佳期謂友有

情知望鄉誰能驥軫不變善本  
作軫字  
劉琨書曰苟

曰有情孰能不懷廣雅曰鎮黑也古詩曰還顧

望舊鄉張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白毛萇詩傳

曰鬢黑髮也鎮與鬢同  
向曰言人情有望鄉  
者誰能髮不變白乎鄉謂丹陽詩云鬢髮如雲



京路夜發

五言

銑曰又自丹陽之宣城郡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

善曰校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尚

書曰戎車三百兩廣雅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向曰擾擾

卒迫也肅肅嚴敬也徂往也兩車也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決郎漭

莫蕩善曰寥落星稀之兒也字猶霑餘露團

稍見朝霞上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今故鄉邈

已復山川修且廣善曰班固燕山銘曰復其邈今旦地界陸機赴洛詩曰遠

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

濟曰復遠脩長也



賞勅躬每跼

局

踖

脊

瞻恩唯震蕩

善曰曹子建

聖皇篇曰侍

臣首文奏陛下體仁慈毛詩曰嗟我懷人鮑昭

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鉤命決曰勅躬未

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

不踖楚辭曰心休惕而震蕩銑曰文奏謂宮

簿書懷人懷友人也向曰勅誠躬身也踖行

踏危懼也瞻恩天子之恩也震蕩不安也

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善曰陸機贈弟詩曰行

鞅也又曰鞅柔革也鞅於兩切

鞅都達切 翰曰稅息鞅駕也

望荆山

五言

江文通

良曰淹時授建平王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

善曰沈約宋書曰建

平王景素為右將軍



荆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漢荆楚之境也盛弘之荆州記曰魯陽縣其地

重險楚之北塞也濟注同南關繞桐栢西岳善本出魯陽

善曰尚書曰導淮自桐栢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銑曰南關謂所居之南有關也

桐栢山名西岳謂西有山魯陽縣名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

風撓五臣重林雲霞肅川漲善曰周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說

文曰撓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漲漲水大之兒也向曰言秋暮氣寒日

短也翰曰肅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善曰

清明兒張小也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善曰曰房下沾衣裳楚辭曰歲既晏兮濟曰歲晏

喻年老君者淹自謂也淹懼年老故落淚也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善曰袁淑正情賦曰

解蘊麝之芳衾陳王



杜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  
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良曰玉柱

玉徽琴也掩露  
含霜謂秋夜

一聞苦寒奏再

五臣作載

使豔歌傷

善曰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又曰羅  
敷豔歌行古辭也

銑曰言琴酒既無情撫持

當此時若一聞奏苦寒之曲則使美豔  
之歌亦悲傷也苦寒豔歌皆古歌曲

旦發漁浦潭

五言

丘希範

向曰遲為新安郡太守經此潭宿明日早發至中流作此詩也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

善曰吳郡記曰富春風東三十里有漁浦吳

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

山赤亭定山東十餘里

權歌

發中流鳴鞞響沓障

五臣作嶂

善曰馬融廣成頌曰發擢歌從水區



林曰鞞小鼓也爾雅曰山上正曰障  
翰曰擢歌鼓擢而歌也沓嶂重山也  
村童忽相

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  
嶄絕峯殊狀善曰張衡

七辯曰蹊路詭怪良曰森森荒樹齊析析寒

沙漲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者沙始起將

析析風聲成嶼也銑曰森森長密兒荒樹野樹也

漲起也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去聲善

島海中有山劉淵林吳都賦曰嶼海中洲上有

山石說文曰傍附也向曰島嶼皆水中山也

陟升傍近也信是永幽棲五臣作栖豈徒暫清曠善曰謝靈運方

山詩曰資此永幽棲又田南詩曰清曠招遠風

蒼頡篇曰曠踈曠也翰曰信可長往豈徒暫

游而坐嘯昔有委卧治今五臣作令可尚善曰張璠



注璫音津脰音質漢書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南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濟曰後漢岑昞字公孝有幹國之器太守成璫請為功曹時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璫但坐嘯遲言坐嘯之事昔人已委得賢才卧理之事我今自庶幾也

早發定山

五言

善曰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良曰約為東陽太守宿于定山而早發

夙齡愛遠壑晚泣見奇山

善曰毛萇詩傳曰莅臨也銑曰夙齡謂

少年時也晚泣謂暮年臨職

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

善曰楚辭

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傾壁忽斜豎絕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傾壁忽斜豎絕



頂復孤圓

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立霞剝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

山頂歸海流漫漫出浦水

淺音淺

善曰尚書

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楚辭曰石瀨兮

向曰漫漫平流

兒濺濺

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爾曰棠櫻皆果木名而開

發其花也花朱色如火欲然也

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

善曰楚辭

曰遊子懷兮忘歸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

喻君子

濟曰蘭杜芳荃皆香草也言我至此忘歸屬於此草雖懷祿而去長寄其心

眷

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善曰楚辭曰來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

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木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良曰言我終當



顧此採芝草而服  
以望九仙之道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言

善曰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  
銑曰新安郡名京邑  
丹陽郡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善曰廣雅曰珍重也洞澈隨深

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作傳樹百丈見游鱗

善曰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  
向曰皎鏡清明如鏡七尺曰仞  
千仞言高也喬高鱗魚也滄浪平有時濁



清濟涸無津

善曰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

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

涸濟歷淮於澤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字書曰

津液也涸胡落切翰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夏禹竭洛

涸濟歷淮於澤言濟水亦有涸時滄

浪水有濁時此江水不曾濁不曾涸

豈若乘斯

去俯映石磷磷

善曰鵬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濟曰斯

謂此水磷磷

紛吾隔蹕滓寧假濯衣巾

善本作布衣

願以潺湲水

五臣作沫

霑君纓上塵

善曰蹕滓謂去京師蹕塵之地

以往東陽自然隔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

吾可以濯我纓雜子曰潺湲水流兒也楚辭曰

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良曰紛吾約自謂

也君即京邑游好也言我至此已隔喧蹕濁穢



無假浣濯衣巾請以流沫  
霑洗京邑游好纓上塵

# 軍戎

## 從軍詩五首

五言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

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  
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 王仲宣

銑曰漢相曹操出師征張魯  
及孫權時粲作詩以美其事

## 從軍有苦樂但問

善本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

## 得又勞師

善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

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佚樂然上卒多樂  
從廣而苦程不識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實天  
生德聰明神武左氏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  
所聞也周易古之神武不殺者夫 句曰謂曹



公神武必不勞師旅也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善曰曹操為承

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論曰

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

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翰一舉

曰關右關西也赫盛也天威天子之威

滅獯虜再舉服羌夷善曰漢書曰獯鬻虐老獸

號也濟曰獯虜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善

羌夷皆遠蕃名

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陳賞

如拾遺良曰邊賊謂張魯拾遺言易也

越丘山酒肉踰川坻善曰六韜曰賞如高山罰

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

師銑曰陳布越過也丘山川坻言酒肉多也

軍中善本多飲饒人馬皆溢肥善曰杜預左氏

作人傳注曰飲獸也



說文曰饒飽也  
曰飲厭饒餘也

向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

善曰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可徒行也

良曰徒步乘騎也

拓地三千

里往返速如

善本

飛

善曰虞丘壽王驃騎論功  
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

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長

翰曰拓開拓也

歌舞入鄴城所

願獲無違

善曰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  
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 濟曰

鄴魏郡也

書

善本  
曰處大朝日暮薄言歸

善曰

曰薄言旋歸

向外

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

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

善曰左氏傳曰賓孟適  
刈見雄雞自斷其尾問

之侍者曰白憚其為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  
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矣良苗穀也國語曰秦



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相公子賦  
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  
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  
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  
崔駰七依曰霈若膏雨之潤良苗銑曰同善  
注祭言我雖有雄雞懼犧之情亦欲不為人用  
而沐曹公之德如陰雨之庇黍苗是以復願仕  
也禽獸鳥獸之通名良苗五穀之通名實謂沐  
恩之實也

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

善本無此二句

不

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向曰伊尹負

鼎以干湯長沮桀溺耦而耕言我竊慕伊尹之負鼎不學沮溺之耦耕厲朽鈍黎自謙也

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善曰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將至及

河聞鳴犢與竇犢之見殺迴輿而趣為操曰翔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



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乖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翰曰同善注祭將

厲鈍朽以求仕夫子翱翔以退居以祭之情則夫子之言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善曰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

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祭從

征吳作此四篇濟曰孟秋之月涼風至言將順秋氣而行殺罰故主司告以詳刑之事厲嚴

也我君順時發栢栢東南征善曰穀梁傳曰葵

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栢栢于征逸彼東南向曰我君曹公

也栢栢武兒東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善曰

南征謂征孫權善曰汎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外曰坳銑曰被偏也征夫懷親戚誰能無



戀

五臣作此

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

善曰漢書公孫瓚曰

累足撫襟埤蒼曰檣帆柱曰檣韓詩曰眷眷懷歸向曰時繁從軍

哀彼東山人

喟然感鸛鳴

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泊泊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鸛鳴于垤婦

歎于室毛萇曰垤螻冢也鄭玄曰鸛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垤徒

頡切

翰曰繁自言念室家之意喟歎聲

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寧

善曰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濟曰此祭自解之詞獲得恒常寧安也

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

善曰毛萇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

銑曰齡年徂往也

今我神武師暫

五臣作暫

往必速平弃余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

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  
無猜貞也 銑曰神武謂曹公也速平謂平孫

權也親睦 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 善曰毛詩  
親戚也 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 善曰毛詩

今不素餐兮 向曰無能 夙夜自忼 性思逝  
而食祿曰素餐報猶雪也 夙夜自忼 性思逝

若抽縈 善曰廣雅曰忼忼慨也 翰曰忼  
性歎息也逝往也抽縈如緝縈也 將秉

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善曰東觀漢記曰賈復擊  
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

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其心除國  
疾秉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

聞金聲而退 良曰言我將被羽  
先登而破敵豈敢聽金聲而止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 濟曰謂孫權為  
夷者務願毀敵 方舟

順廣川薄暮未安坻 善曰史記曰春申君曰廣  
川大水山林谿谷 銑曰



方並也安坻謂繫舟於岸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善曰山夏

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餘暉言將夕也蟋蟀夾岸鳴

孤鳥翩翩飛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鄭玄曰謂蟋蟀也

飛征夫心多五臣作兩懷悽愴令吾悲善曰禮記曰

子履之必有下船登高防草露露我衣善曰說

悽愴之心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良曰高防謂戍守之地迴

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善曰楚辭曰居愁期誰告古詩曰愁思當告誰

身服干戈事豈得五臣作能念所私善曰孔安國尚

情所親也盾也所私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善曰論語

情所親也盾也所私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善曰論語



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  
以成人矣翰曰即就戎兵也授命授君命也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

善曰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

向曰

白馬津名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

善曰毛詩曰河上乎逍遙

連舫踰萬艘帶甲十萬人

善曰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爲右

將以四十七艘舫踰於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也說文曰舫併舟也又曰艘船揔名也

其言連舫兵甲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勲善

之多也艘舫船也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銑曰率循勲功也將定

舉平權之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

善曰漢書高祖曰夫運籌

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向曰帷



帳也聖君

謂曹公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

善曰論語季子然問

仲由府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濟曰蔡自恨無應時之謀猶無

才而具官

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

善曰論語曰入公門

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良曰漢光武賜陳

俊以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然中堅

卒伍之名鞠躬敬懼兒言我但敬懼於卒伍之

中微少畫策許歷為完士一言猶善作敗秦善

亦無能陳設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

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

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

必辱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

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有後令邯鄲許

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

曰



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爲完具之人能納韋絃之教也銑曰同善注完士猶凡士也

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

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不素餐兮漢書

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言我無德受祿有愧於此也

向曰

雖無鈎刀用

庶幾奮薄身

善曰東觀漢記班超曰冀立鈎刀一割之力班孟堅答賓戲曰搦朽

摩鈍鈎刀

翰曰言我雖無鈎刀一割之用庶幾奮微薄之身願以立功事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

善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濟曰悠悠長也靡靡愁兒

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

善曰東觀漢記

曰北夷作寇

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

善曰高誘淮南



子注曰聚木曰榛良曰榛叢由從也 藿和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

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鵒摩

天游善曰禮記孟秋寒蟬鳴古鳥生八九子歌曰黃鸛摩天極高飛 銑曰藿蒲葭葦皆

水草名 向曰鸛鵒皆鳥名摩天言高也 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

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善曰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 翰曰曹公

譙人故 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善曰孟子曰齊有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也說文曰疇耕 館宅治之田也 濟曰言村落相次稼穡竟野

充廩里士女善作 滿莊五臣作 趙音仇協韻

且施于中達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趙九交之道也 良曰充亦滿也郭外曰廩莊趙皆



道也 自非賢聖

善作聖賢

國誰能享斯休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享

當也

銑曰

賢聖謂曹公

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

善曰詩曰逝將

去汝適彼樂土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向曰客祭自謂也願留願留於誰也

### 郊廟

### 宋郊祀歌二首

四言

顏延年

翰曰宋文帝時郊祀天地使延年作詞

黃威寶命嚴恭帝祖

善曰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又曰王無墜天之降

寶命帝上帝祖先祖也

濟曰黃敬威畏天也寶命天命言天子敬畏天命尊敬先祖

表岱系唐胄楚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漢書



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彭城

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

徐州之境良曰炳明也曹猶承也海岱及淮

惟徐州即彭城東界宋高祖本彭城人故以此

明表海岱之地也宋承唐堯靈監睿文民屬睿

及楚元王後故云系承也

武善曰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奄受敷錫宅中

拓宇善曰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欽是五福用

范曄後漢書虞詡曰先帝開拓土宇向曰敷

大錫賜宅居也言宋高祖奄受天之太賜故居

中開拓

疆宇

曹植玄暢賦曰鑿天壤而作皇孝經鉤命決曰

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請立太子師傳表曰陛下

膺期順乾作主

月竈充來賓日際奉土

曰亘徧鑿盡也

善



井泉賦曰西壓月蝕東震日域服虔曰音窟鬼

窟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杜子

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窟曹植玄暢

賦曰緇日際而來王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

奉土歸疆濟曰窟窟也月窟西極曰開元首

際東極言遠國皆來賓王庭奉獻土物

# 正禮交樂舉

善曰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

應乎下和之至也良曰元首皆始也正者正

月上日言天子布開政教之始起於正月上日

也禮交樂舉

# 六典聯事九官列序

善曰周禮曰以官府六聯

和之至也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

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

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

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臯繇作士師垂共

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



也銑曰周禮有六典之官以掌萬邦舜命九

官以理天下若斯之官皆接聯而事於此羅列

皆有次序有牲全在滌有絜在俎善曰周禮曰充人

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牢中所搜除

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

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向曰犧牲體完

曰牲在滌謂在牢中也絜清絜之物也俎祭器

也

以薦善作王衷以荅神祐善曰杜預左氏傳

心也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翰曰薦進衷

善祐福也言進我天子之善以荅神靈之福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善曰禮記曰維聖人爲能

曰維繼帝皇乎備矣有事上春善曰漢書郊祀

天饗祭也

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于郊杜

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穰稷之種良曰

頌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穰稷之種良曰

頌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穰稷之種良曰

頌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穰稷之種良曰

頌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穰稷之種良曰

頌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穰稷之種良曰

頌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穰稷之種良曰

頌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穰稷之種良曰

頌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穰稷之種良曰



言天子備聖孝之道禮行宗祀敬達郊裡善曰

有事謂有祭祀之事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曰宗祀文王於

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

享謂之裡銑曰禮行敬達謂備禮也宗祀謂

先祭於祖郊裡謂祭祀於郊精意以享謂之裡

金枝中樹廣樂四陳善曰漢書曰金枝銅鐙百二十枝

史記曰趙簡子病寤寐曰我與百神聽於鈞天

廣樂矣向曰金枝謂燈以金飾之廣樂天子

樂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善曰毛詩曰三后在天

也命冢宰降德于兆民翰曰陟升也詩云三后

在天陟配在京謂大王王季文王既沒精氣在

天武王能配行其道於鎬京言天子

升祖考以配天下以德及衆庶也

奔精昭五

作夜高燎煬晨善曰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

照夜高燎煬晨常以正月上辛祠其泉昏時夜



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賜

精即流星也燎焚柴煬煙陰明浮爍沈祭深

也言焚柴之煙達于晨也善曰言宋爲水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爍

而揚光沈祭所祭沈淪而沈靜也尚書考靈

耀曰氣在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尚書大傳

曰沈四海鄭玄曰祭水曰沈鄭司農周禮注曰

祭祭名也銑曰宋水德主北方辰星辰星爲

陰明浮爍謂其光上浮也祭水曰沈祭祭名深

淪謂致誠信於告成大報受釐元神善曰禮記

水也淪深水也天鄭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

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宣

室臣瓚曰釐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音僖呂

安觸髀賦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虔其泉宮

賦注曰釐福也良曰告其成功以

報於天遂受福於天神矣元大也

月御案節



星驅扶輪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望舒月御也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天文志曰案節

徐行服虔曰謂行進也言天神降月御為之案

節星驅為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德頌曰濟蒙

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

輪羽獵賦曰風詡詡其扶輪向曰言天福之

降下於國使月御車使星驂乘木玄虛海賦曰

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撫猶攬也月有御故言

轡遙興遠駕曜曜振振善曰漢書房中歌曰雷

傳注曰振振盛兒遠駕神駕也翰曰興起也

天神起自於天故云遙興也下至於地故云遠

駕也曜曜振振

光明威盛兒

樂府上

善曰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四首

五言

古辭

善曰

古詩不知作



濟曰漢武帝定郊祀乃立樂府散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也名字磨滅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

### 飲馬長城窟行

善曰酈善長水經曰今

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銑曰長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征人路出於此而傷悲矣言天下征役軍戎未止婦人思夫故作是行

### 青青河畔草

善本作邊

### 草絲絲思遠道

善曰言良人行役以春為期期

至不來所以增思

王逸楚辭注曰絲絲細微之思也銑曰此謂自春而相思也絲絲心不絕



見遠道不可思夙

五臣作宿

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

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

五臣作相

見

廣雅曰昔夜也字書曰輾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

也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

相為言

善曰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

但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為言乎皆不能為言也

風海水不凝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天

夫之信息雖有親戚之家皆入門而自愛誰肯相為訪問而言者乎亦喻朝廷食祿之

士各自保己以為娛游不能薦於賢才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黃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 何曰相思之甚精  
誠感通若夢寐之間似有所使自夫所來者貴  
我雙鯉魚魚者深隱之物不令漏洩之意耳命  
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夫書也尺素綰也古人  
為書多 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 善曰說文上  
書於綰 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銑曰何如謂何言也夫  
言加 餐也 知婦相思不能下食故

君子

行五言平調 何曰言君子之道

三調平調清調側調此曲  
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正冠

翰曰納取也取履疑 嫂叔不親授長幼不

盜瓜正冠疑盜李也



比肩

銑曰行合於禮授謂傳物也

勞謙得其柄和光其獨難

濟曰易云勞謙君子謙者德之柄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言此理甚難明

周公下白

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銑曰白屋

草屋庶人居也若此之人周公皆謙下見之每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士故天下士皆歸心焉後世乃稱其聖賢

傷歌行

五言 何曰側調傷日月代謝年命遵盡離絕知友傷而為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

何長

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翰曰燭照也耿耿夜深長兒

微風吹

閨闥羅帷自

飄颺

善曰毛萇詩傳曰闥內

攬衣



曳長帶疑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善曰長門賦曰疑履起而彷徨

濟春鳥翻南

曰安何也徘徊彷徨皆時行不止

見

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

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

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廵

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

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銑曰穹蒼天也

### 長歌行

五言

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

善曰

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

命而下一首直敘怨情古詩曰長歌

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

不能長傳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



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良曰當早崇樹事業無貽後時之歎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

善作

日晞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

晞毛萇曰晞乾也  
向同善注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

善曰

曰恐死不見乎陽春淮南子曰光暉萬物  
翰曰為事當及少年之時

常恐秋節

至焜

胡本

黃華葉衰

善曰焜黃黃色衰兒也  
恐至暮年志氣銷歇焜黃華

濟曰

色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善曰尚書太傳曰百川赴東海

曰言年一過  
不可再來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

善作

傷悲

銑曰

理同  
無益

怨歌行五言

善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行比曲而班婕妤疑之



餘同

向注

班婕妤

向曰漢書云孝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小使俄

而大幸為婕妤後趙飛鸞寵盛婕妤失寵故有是篇也婕妤后妃之位名也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彪之姑少有才學

新裂齊紈素鮮

善作

絜如霜雪

善曰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

曰紈素為冬服范子曰紈素出齊荀悅曰齊國獻紈素綰天子為三官服也

翰曰紈素細綰

出於齊國

裁成

善作

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善曰古詩曰文綵雙

鴛鴦裁為合歡被良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

曰皆喻盛美加之刻飾

發

善曰蒼頡篇曰振抱也此謂蒙恩幸之時也

濟曰君愛幸有如此

常恐秋節



至涼颶

善作風

奪炎熱

善曰古長歌行曰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炎熱氣

也

銑曰

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向曰果見遺擲矣篋

懼寵之移

笥盛扇

之箱

## 樂府二首

短歌行

四言

濟曰言人壽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為樂並自戒勗之

意允樂府詩古皆有詞此則擬而作之已下盡類此

魏武帝

善曰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文機警有權數而

任俠舉孝廉而為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從軍三十餘年手不捨卷書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



昔成樂章文帝立追謚  
為武皇帝 翰同善注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善曰左氏傳曰俟  
河之清人壽幾何譬如朝

露去日苦多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  
朝露 銑曰如朝露言短促也去

日逝去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

康

善曰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  
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

或云黃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  
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 銑曰慨慷歎也 向

曰杜康古之造酒者在此  
篇斷以為酒名未知孰是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善曰古詩曰馳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 翰曰  
子衿詩國風也俱在學校之中青青衿領者也

其心悠悠

但為君故沈吟至今

善本無此二句  
良曰君為知友



也沈吟喻

思之意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平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苹萍也鹿得萍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喜樂

賓客相招以盛禮也鄭玄云苹蘋蕭也

喻人有善賓來即舉樂以相樂魏武帝思此事

故引是詩也以結義

於文之意無妨害也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從中來不可斷絕

善曰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

豬劣切銑曰相思之心如明月

用相存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

翰曰阡陌皆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枉曲也存問也

恩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漢書曰張賀思念舊恩良曰契闊勤苦也言勤苦於談讌者念



也 月明星希鳥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善曰月明已上四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 銑曰以喻大賢出而小人削而忠信之士游行當擇其棲託之便矣若不得其所依則患害之必至亦如鳥鵲市樹求其可託之枝 山不

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

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米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向曰山海所以不辭土不拒水者是不厭高深周公以聖人之姿一食三吐哺一米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使歸其心亦猶此也魏武有慕此因爲戒焉



苦寒行

五言詩 五臣有清調字

善曰

因行遇寒而作也古曲有清調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

之摧

善曰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

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

之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齊曰艱難也巍巍高兒山阪屈盤如羊腸之形宜陟此山

車輪爲之摧毀

樹木何蕭索

善作瑟

北風聲正悲能寵對

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毛詩曰雨雪霏霏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善曰呂氏春秋曰天



下莫不延頸舉踵也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

歸善曰楚辭曰怫鬱兮不陳東歸言望舊鄉也良曰怫鬱憂患之兒水深橋梁

絕中道善作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五臣無薄暮無

五臣宿栖善曰楊雄琴情英曰當道獨居暮無所宿行行日已遠人

馬同時饑擔囊行取五臣作采薪斧冰持作糜善曰莊子

擔囊而趨向曰囊謂袋也薪謂柴也悲彼東山

詩悠悠使我哀善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言行役未還故感此詩而哀也

翰注同

# 樂府二首



善哉行

四言

五臣作善哉行

善曰歌

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

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

歎美之辭也

魏文帝

山上采薇薄暮苦饑

善曰毛詩曰陟彼南山言

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衣單薄腸中

常苦飢向曰薇草藥名可以食之

谿谷多風

霜露沾

五臣

衣

善曰說苑曰孺子

野雉羣雉

古

猴猿相追

善曰毛詩曰

還望故鄉鬱何壘壘

善

廣雅曰壘重也

翰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



無方人莫之知

善曰言高山之有崖材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憂來仍無定

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死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

不知濟曰言山崖木枝衆皆知之憂自心來人不能知

人生如寄多憂何

爲

善曰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良曰人

之一生若寄於世同朝菌蜉蝣山林之士自取其憂以何爲也

今我不樂曰

善作

歲月如馳

善曰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銑曰我文帝自稱也言我所以不樂

者但爲其日

湯湯

傷

川

五臣作中流中有行舟隨波

轉薄

善作迴轉

有似客游

向曰湯湯流兒

策我良馬被我輕

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



乘肥馬衣輕裘毛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楚辭曰聊愉娛以忘憂又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翰曰言山林之士可以如此行樂忘憂也載則也

燕歌行

七言

善曰歌錄曰燕地名猶楚死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佗

皆類此婦人思夫之意濟曰此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善曰楚辭曰悲哉秋

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羣鷺

善本羣鷺作燕辭

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

五臣作游多思

腸

善曰禮記曰仲秋之

月鴻鴈來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又曰鴈雍雍而南遊良曰憂思

結於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

善



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之貌也  
口簞切 銑曰慊慊心不足貌 賤妄斃斃乎

銑注曰慊恨不滿之貌也  
慊曰慊慊心不足貌

賤安斃斃乎

空房

憂來思君不敢忘  
不覺淚下霑衣

裳

孤獨向曰援琴鳴絃

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曰援引也清商秋聲

翰

明月皎皎照我牀星

漢西流夜未央

央濟曰星漢  
天河央極也

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恨

河梁

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銑曰牽牛織女二星名隔天河相望



婦人自恨與夫離絕故問此星何辜復如此矣牽牛星河鼓星是也

### 樂府詩四首

五言

笙篴引

善曰漢書曰塞南越濤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

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笙篴曰笙篴樂器名引曲也此詞亦欲使知友存交情爲善事及時行樂以保其天年

###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善曰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

有肯從我遊者

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善曰



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時美味曰珍膳類曰宰治也良曰膳食烹煮也秦箏何慊

慨齊瑟和且柔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

不鼓瑟也銑曰秦人善彈箏陽阿秦奇舞京

洛出名謳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向曰京洛之人皆

善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善曰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

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翰曰爵酒杯也

庶羞衆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善曰史記曰平原君以千

金爲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濟曰古人之宴有奉金爲壽者或稱萬歲者賓

主故以此又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善曰論語曰相酬焉又要不可忘平



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良曰久要久交也薄終薄行於

終義所非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善曰周易也尤非也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曰謙謙君

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向曰磬折曲躬也言君子以謙德曲

躬於人固無所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

再五臣作百年忽我適生在五臣作萃屋處零落

歸山丘善曰舞賦曰耀華屋而燔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適零落下歸山丘毛

萇詩傳曰適終也良曰言白日之奔流如驚風之飄疾也光景日色也翰曰適猶疾也

濟曰零落先民誰不死知命復善作何憂善曰謂亡沒也

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良曰先民古人也



名都篇

王言行也

善曰歌錄曰名都邯鄲臨淄之類

也居篇之首故以為名刺時人騎射之妙游騁之樂而忘憂國之心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

善作

且鮮

善曰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史記

光劍有千金之價向曰妖美也京洛都也被衣鮮新也

鬪雞東郊道走馬

長楸間

善曰漢書時弘少時好鬪雞走馬翰

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

濟曰未至半路也

攬弓捷鳴

鏑長

五臣無長

驅上

五臣南山

善曰儀禮曰司射摺

也楚甲切漢書曰匈奴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



引也鳴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凡鳥

獸未孕曰禽也毛萇詩傳曰發矢曰縱兩禽雙兔也良曰縱射也兩禽連謂連中雙兔也禽

者鳥獸通稱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善曰毛詩曰鳶飛戾天鄭

玄云鳶鵟屬向曰接射也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善曰舞賦曰觀

者稱麗皆工能妍美也歸來善作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

千善曰平樂觀名濟膳鯉膳子胎鰕炮善作

鼈炙能蹠音煩善曰毛詩曰炮鼈膳鯉蒼頡

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

國所爲然寒與韓古字通也左氏傳曰宰夫膳

熊蹠不熟良曰鯉魚名也膳膳也鰕魚名鰕腹有胎在腹也炮燒也熊蹠熊掌也鳴儔

名鰕腹有胎在腹也炮燒也熊蹠熊掌也鳴儔



嘯匹侶

善作旅

列坐竟長筵

濟曰鳴嘯皆命呼也儔匹侶皆友朋也列

引竟盡筵席也

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在塞

外尚穿域踰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丸可蹋戲鞠巨六切史記曰魏公

子賓客辯士說王萬端向曰連翩輕迅白日

西南馳光景不可攀

良曰攀留也言此者以喻少壯不可留

雲散

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善曰舞賦曰駱驛而歸雲散城邑濟曰如雲之散

也明晨復來於長楸平樂也終日若此其奈國之事何

美女篇

五言行也

善曰歌錄曰美女篇齊瑟銑曰以美女喻君子言君

子既有美行上願明君而事之若不得其人雖見徵求終不能屈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

五臣作西字音先協韻善曰說文文曰閑

雅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向曰妖美閑麗也柔條紛冉冉葉

落何翩翩

翰曰柔條嫩枝也冉冉動兒翩翩飛兒

攘袖見素手皓

腕約金環

善曰攘袖卷袂也環釧也

頭上金爵

釵簪佩翠琅玕

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爵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

曰釵頭施金爵故以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名之琅玕石而似玉善曰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

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良曰羅衣何

飄飄

善作

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



蘭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行徒用息駕

休者以忘餐善曰慎子曰毛廬西施衣以玄錫則行者止杜篤襖祝曰懷秀女使

不餐翰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

路高門結重關善曰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

南門也漢書枚叔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高樓臨大路濟曰端隔也

重關重門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善曰神女賦曰耀乎

言結閉也若白曰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

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

安善曰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銑曰言媒氏何所營求而不及此時安定此親



以玉帛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

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

者乎

濟曰佳人慕義求賢志實難拔以喻君子非禮不苟合

眾人徒

善作嗷

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善曰蘇武

荅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蔡雍霖雨賦曰中宵夜而歎息

譁也安知佳人之所觀采向曰盛年之人既

不與偶則中夜起歎息矣言中才之人雖有慕

士之心而勞其志

則賢者竟不至矣

善曰歌錄曰白馬篇齊瑟

曲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為國不可念私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

善曰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



頭說文曰羈絡頭也 銑曰羈轡也連駟馬馳兒 借問誰家子幽并遊

俠兒 善曰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贊曰布衣少 向曰幽并二地名

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 善曰幽通賦曰雄朔野 以揚聲說文曰漠北方

流沙也 翰曰揚其騎射 宿昔秉良弓楛矢 之聲名沙漠西北地名

何參差 善曰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 深家語孔子曰肅慎氏貢楛矢 濟曰

秉執也楛矢竹箭也 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 參差未射在手時也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 毛詩曰發彼有的的射質也即鄆淳藝經曰馬

射左邊爲月支三枚馬蹄二枚 良曰控引 也左的射的月支射帖也言妙皆能摧破 仰

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善曰凡物飛迎前射之 曰接猱後屬也 銑曰



猱獫類俯低也散  
馬蹄言馳驚也  
狡捷過猴獫勇剽  
妙若豹螭

勅知  
善曰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勅離切  
方言曰剽輕也  
向曰狡健捷疾也剽猛也

邊城多警急虜騎  
善本  
數遷移  
善曰長楊賦曰  
永無邊城之災

翰曰謂匈奴  
奴逼邊也  
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

奴左顧陵鮮卑  
善曰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  
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

戎或云鮮卑蒼頡篇曰凌侵也  
兵之書也厲策也登高隄望冠也  
齊曰羽檄徵

陵侵也鮮  
卑匈奴也  
弃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  
向曰端際

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  
善曰鄭玄毛詩  
箋曰顧念也  
名編

五臣  
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



如歸

善曰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臣

不若王子城也良曰捐棄也

王明君辭

五言并序

石季倫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石崇字季倫敬海南皮人早有智慧稍遷

至衛尉卿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妹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於是秀乃勸倫殺崇遂遇害銑同善注

王明君者本是

五臣作爲

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

善作焉

善曰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

也年十七獻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

同注

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



五臣君配焉

善曰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

家女也

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

道路之思

善曰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為公主以妻

烏孫焉善注琵琶樂名

其送明君亦必

無必

爾也其造

新之

善本無之

曲多哀怨之聲

濟曰自是造為新樂曲也

故忽於

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

善曰漢書曰匈奴歲

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為明君稱也單于匈奴之君號也

向曰我

辭訣未及

終前驅已抗旌

善曰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

銑曰訣別也前驅

引路者抗舉也旌旗類舉之引路則發行也

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



鳴

善曰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

良曰流離涕流兒轅車轅

哀鬱傷五內泣淚霑

善作

珠纓

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霑纓

日已遠遂造

匈奴城

善曰魏文帝苦哉行曰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

飢造至也

延我於穹廬加我閼

氏

延氏名善曰漢書

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今烏孫王穹廬為室今旃為牆音義曰旃帳也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向曰穹廬毡帳也閼氏單于后名

安雖貴非所榮

善曰殊類異類李陵答蘇武書曰但見異類

父子見

陵辱對之慙且驚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臯立為復系若薤單于



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

良曰

殺身良不易默

羞以女嫁匈奴故對之慙驚

默以苟生

善曰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賈誼弔屈原曰吁嗟默言墨子曰哀

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子曰曩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

義也

濟曰默默

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善

楚辭曰蓄怨乎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慮憤鬱蔡琰詩曰心吐思兮曾憤盈翰曰盈滿也

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

善曰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

六翮而輕飛高誘呂氏春秋曰征

飛也翰曰假借遐遠征行也

飛鴻不我顧

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

善曰毛詩曰佇

立以泣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銑曰不我顧不顧我也屏營廻行兒良曰玉英



皆喻明君臣中喻漢冀  
上喻匈奴也英花也  
朝華不足歡并與秋草

并

善曰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

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

也銑曰其憂思之心見春朝之華不足與歡

樂其以其身與秋草俱凋隕不願生居匈奴之

中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善曰漢書張禹曰有愛女遠嫁爲張

掖太守

蕭咸妻

六臣註文選卷二十七

終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註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言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 善曰雜言古猛虎行曰

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

野雀安無樂遊子為誰驕 銑曰

猛虎行 為名不必以篇中意 觀

其大體是勸人抗其志節義不苟容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

士多苦心

善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

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耻之况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遂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整駕

肅時命杖策將遠尋

善曰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

氏傳注曰策馬過也廣雅曰將欲也翰曰饑整其車駕肅敬時君之命執鞭以將遠適焉

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

濟曰言路多疆暴姦邪之人

日歸功

未建時往歲載陰

善曰日而逸切言日以屢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

建功神農本草曰秋冬為陰銑曰由此使日屢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



也 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

善曰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

相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 銑曰崇高駭驚也 靜言幽谷底長

嘯高山岑

善曰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

小而高曰岑 何曰經過 急絃無懦響亮節難

爲音

善曰侯璞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

貞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 翰曰絃急則高故無懦弱之響貞亮之節亦難擬其德音

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

五臣作襟 善曰言人生既多難苦誠爲

未易何爲開此行役之衿乎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 濟曰涉於世路誠爲至難何

爲開此遠 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善曰夫蘊耿介之懷

役之心



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  
蒼頡篇曰懷抱也良曰眷此正直之懷而不  
得施展故愧  
於古今之人

君子行

五言 善曰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虞嫌疑間 翰曰前

有此篇其意略相類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

五臣作險而難善曰莊子曰有

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畧也 向曰夷平簡易也天道無私故平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善曰尚書有休徵各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躡履也 向曰休咎禍福也瀾大波去疾皆不遠疑以實生患 平聲協韻 善曰左



如漢書卷之九  
春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王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  
日言美惡相去不遠事有疑似則生禍患

近火固宜執履冰豈惡寒

善曰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

近火則溫遠之纔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  
銑曰近冰火必羅寒熱之患近讒佞則致禍難

撥蜂滅天道

拾塵惑孔顏

善同良注

良曰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

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吉甫使追之已投于河矣撥拾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滅之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甞粒食顏回得米而爨



之孔子望見圃攬其甌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  
於孔子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絜欲饋回曰  
不可向者矣煤入甌中弃食不祥回因攬而食  
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  
信而恃矣弟子記之矣煤煙塵也  
因拾煙塵孔子顏回於是疑惑  
逐臣尚何有

弃友焉足歎

善曰傳毅七激曰閻君逐臣頑父  
放子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逐沉

湘之間毛詩曰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  
焉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  
銑曰父子與顏  
孔滅天道猶生疑惑遂臣弃友  
比之何有可恨固不足歎也  
福鍾恒有兆禍

集非無端

善曰言禍福之至皆有漸也故叔上  
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銘曰

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  
也言無端緒也  
天損未易辭

人益猶可懼

五臣作歡  
善曰言禍福之有端  
兆故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



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已所求故受之可爲惜也  
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  
郭象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  
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  
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  
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  
益之所以爲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  
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政辭之  
實難 翰曰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不  
辭也人益之來非已所召故受之可爲歡也 朗  
**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 善曰荀悅申鑒曰側弁  
扑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遞相祖述故  
引之 濟曰朗明鑒鏡也言鏡之明者豈遠假  
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者豈  
外求乎但驗之在禍福而已也 **近情苦自信君**  
**子防未然** 善曰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  
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



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良  
曰淺近之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心防  
慮未然長  
以受福也

從軍行

五言 濟曰 苦天下征伐

苦哉遠征人

飄飄

五臣作

窮四遐

南陟

五嶺

巔北

戍長城阿

善曰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

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謫

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

向曰飄飄遠行兒

四遐四方也五嶺長城皆地名陟升巔上戍守

也

也

深

五臣作

谷邈

五臣作深

無底崇

山鬱

嵯峨

善曰列

華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

詩曰巖石鬱嵯峨

翰曰崇高也嵯峨高兒

作深

作深

作深

作深

作深

作深

舊臂攀喬木振迹

五臣作

涉流沙

善曰史記曰武

臣曰陳王舊臂

作深

作深

作深

作深

舊臂攀喬木振迹

五臣作

涉流沙

善曰史記曰武

臣曰陳王舊臂

作深

作深



為天下唱始尚書曰導弱水入于流沙  
日詩曰南有喬木書曰西被流沙  
隆

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  
作焦解  
寒冰

結衝波  
善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說  
文曰慘毒也宋均春秋緯注曰苛者切

也文子曰夏條可結色詩曰誕實之寒冰  
良  
日疊上文也隆暑夏條南方也涼風寒冰北方

也慘毒苛酷藻華也焦鮮藻為熱也結  
衝波水結為冰也言經寒炎而辛苦  
胡馬如

雲屯越旗亦星羅  
善曰鄒陽書曰胡馬遂進關  
於邯鄲杜篤論都賦曰斬白

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為不  
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

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也羽獵  
賦曰渙若天星之羅  
銑曰胡北方越南方如

雲之聚如  
星之布  
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  
善曰張衡  
賦曰



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如今鳴箭也向曰鋒謂兵刃也鳴鏑

箭

名

朝食

五臣作餐

不免宵夕息常負戈

善曰戰國策曰衛行

人燭過免中橫戈而進李陵答蘇武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戟也翰曰免脫

也曹瓌

鑿也

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

善曰列子曰師襄乃

無心

高蹈

豫章行

五言

善曰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特乃在豫章山濟曰本

以豫章郡而為之以敘人代苦辛之意

汎舟清山

五臣作川

渚遙望高山陰

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

曰伯牙遊於泰山之陰

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

善曰廣



迹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封建親服以著周  
周不廢懿親也 何曰懿親謂兄弟遠尋謂遠

別也軌

道也 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

善同良注  
良曰三荆三

枝共本也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二人將別無  
以分明日欲分庭有荆樹荆樹經宿萎黃乃相  
謂曰荆樹尚然况我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悅茂  
故云歡同株孔子在衛聞哭者甚哀問顏回曰  
汝知此何哭回曰此者非但為死而已又為生  
離者也昔岷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  
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為其往而不返竊  
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悲異林 樂會

良自古悼別豈獨今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悼傷  
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

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

會日何難 何同善注

寄世將幾何日且無

停陰

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  
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



日日昊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前路

翰曰昊日暮也無停陰言日月之速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善曰前路後塗喻壽命也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

曰前路謂日月後塗謂性命促促薄暮景

善曰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

曰薄迫也楚辭曰時豐豐而過中良曰促促

短兒豐豐進兒薄暮喻年老也鮮克禁言少能

也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此暮景不留之志

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古

詩曰晨風懷苦心銑曰何為復用離別之事

則是懷愁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

善曰說文

苦之心向曰有遠大之節嬰物累必淺

有短近之智能不至於深乎行矣保嘉福景



絕繼以音

善曰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繼之以音惠音翰曰行矣謂去也但當自保

善福人之一別有如影滅唯繼以音徽矣

苦寒行

五言善曰或曰比上行良曰前有此作意與是同意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難

五臣作艱

俯入穹谷底仰

陟高山盤

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傳曰北方寒涼也韓詩曰在彼穹谷

王弼周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向曰北稱疑幽也朔北方也穹窮陟升也盤者山首盤道疑

冰結重澗

五臣作澗

積雪被長巒

善曰爾雅曰巒山隨也郭璞曰山形

長狹者荊州謂之巒向曰被覆巒山也

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

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

五臣作歡

猛虎憑林嘯



玄猿臨岸歎

平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

曰玄猿素雌

銑

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

向

曰嘯嚙皆歡聲

喬高也慘愴寒

善曰

兒恒常鮮少也

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

周易

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團兮

翰曰言饑佳

思固已矣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

渴而飲冰食露也然水時無露蓋文之疎也

苦恒苦寒詩曰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

筆

禮記注曰慊恨不滿足之兒也濟曰莫無也

慊慊憂不足兒言別離已久遇此苦寒故寤寐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

向曰蓋



玄猿臨岸歎

平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

曰玄猿素雌曰嘯嘯皆歡聲

銑

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

向

喬高也慘愴寒

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

善曰周易

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團兮

翰曰言饑離渴而飲冰食露也然冰時無露蓋文之疎也

思固已久

五臣

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

苦恒苦寒

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說文曰劇甚也鄭玄

禮記注曰慊恨不滿足之兒也

濟曰莫無也慊慊憂不足兒言別離已久遇此苦寒故寤寐

增悲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

向曰蓋與前意不異



驅馬陟陰山山高

五臣作陰

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

虜在燕然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解朝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

書曰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良曰陟升也候伺望者勁疆也虜匈奴也燕然山名戎

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

善曰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銑曰戎車

兵車也軌迹也旌旆旗類徂往遷徙也

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

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繇

善曰繇遠也向曰

遠繇長也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

善曰獫狁匈奴也毛詩曰赫赫

南仲獫狁于夷毛萇曰夷平也良曰

未德爭

先鳴凶器無兩全

善曰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



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曰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師克薄賞行軍大呼也與敵相持必有一傷

沒微軀捐善曰李陵書曰薄賞予以將遵甘陳

迹收功單于旃善曰漢書甘延壽字君况北地人也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

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為西域副校尉與甘延

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侯節收功大夏旃旌旗也良曰遵奉

也收取也單振旅勞歸士受爵豪街傳善曰穀梁傳曰

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杖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

王以丁宜懸頭豪街蠻夷郅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郅謂傳舍也向曰將士受爵賞



傳匈奴之  
首於橐街

門有車馬客行

五言 翰曰言念舊鄉而有是作雖曰擬古機

意自屬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 濟曰皆假言之

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

善曰毛萇詩傳曰濡也 向曰君謂機

也濡跡漬足也涉度也江湘水名

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

善曰

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

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 銑曰謂出見於

客也投袂奮袖也不及裳言不暇整衣服也

撫膺攜客泣掩淚叙溫

涼

善曰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涼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溫涼



也

向曰叙

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

善曰毛詩曰言

別離之歲月

旋言歸復我邦族

其死也亡

落舊齒皆凋喪

善曰曹子建筮篋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

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舊

齒萬事乃理

濟曰舊齒耆老也

城闕或丘荒

善曰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曰在城闕兮

謂吳之市

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芊芊

善曰仲長

朝城闕

古之葵松栢梧桐以識其墳也

生安得長

善曰國語藍尹亶曰君子獨居思前

向曰謂機家墳壟也

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善曰說文曰慷慨止士不得志

典替

廢也



於心莊子曰俛仰之間  
曰慷慨歎息也惟思也

濟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 銑曰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因思

古之賢哲與前君子行有異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楚辭曰

結幽蘭而延佇

良

塵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

善曰鄭德漢書注曰塵謂城邑之居也

向甲

第崇高闢洞房結阿閣

善曰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

曰姱容脩態紉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翰曰甲第第一宅也崇重闢門洞通結連阿大也

曲池何湛湛清川帶



華薄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薄日湛湛水平兒草木叢告曰薄

邃宇列綺

邃蘭室接羅幕

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曰交疏結綺窓又曰盧家

蘭為室桂為梁楚辭曰弱阿拂壁羅幃張日邃深宇屋也綺窓窓為錦綺之文也蘭室取其香也羅

幕即羅帳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

善曰言淑兒以色斯

而見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矣

良曰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女升進於君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

人生誠行邁

聲色冒於上也哀音亡國之音

容華隨年落

善曰楚辭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

作過

善哉膏粱士營

行客

向曰言人生處世實如

生奧且博

善曰國語藥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止也賈逵曰膏肉之肥



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上也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與蒧也

翰曰善哉歎美之因以譏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富貴食此精肥之士營生深奧且廣博

矣宴安消靈根酖毒不可恪善曰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

安酖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酖毒也左氏傳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

也濟曰黃庭經云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喻身也無以肉食

資取笑葵與藿善曰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

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良曰無以肉食而自安是以取笑於食葵

藿貧賤之士

齊謳行五言 善曰漢書禮樂志曰齊謳負六人 銑曰此為齊人謳



歌國風也其終篇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營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

善曰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齊曰

營丘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

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向曰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負背爽明也

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寔

善曰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

齊有清濟濁河傳毅洛都賦曰弋高寔之獨鵠連軒翥之雙鷗崇或爲嵩非也翰曰寔昧極

高之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

善曰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

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齊同善注



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

善曰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

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禮記曰恒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

曰百品千名銑曰錯雜也孟諸吞楚夢百二

侔秦京

善曰子虛賦曰齊浮勃解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胃中曾不帶芥漢書

田胥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此所

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

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

二也字林曰侔齊等也惟師恢東表相后定周

良曰孟諸齊之澤名傾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爲謠齊曰表東海者其太



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魯  
僖公也齊侯桓公也鹽鐵論曰定傾扶危濟

曰恢大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道有  
故云定周傾也后君也言君者尊之也

迭代人道無文盈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  
時代御王符潛夫論曰廉頗

翟公再盈再虛

翰曰迭遞盈滿也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善

論語荷簣曰鄙哉硜硜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

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

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

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守之使勇者常守

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

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

子曰不離於真謂之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

至人也向同善注

善曰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  
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



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而逢伯夷因之而  
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  
非君所願也則助革切良曰苟且徂往行行  
也吾子謂齊侯也安得停謂不可求長存行行  
將復去長存非所營善曰西京賦曰若歷世而  
營銑曰行行漸去兒長  
存之事非由經營而得也

日出東南隅行 五言

或曰羅敷豔歌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陌

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為邑人千  
乘王仁為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  
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  
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  
陌上之歌以自明  
焉 向同善注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

善曰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

桑也十日所浴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猶室端也

翰同善注高臺多妖麗濬

房出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

善曰品氏春秋曰列

精子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雅門周曰廣厦邃房

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

廣雅曰閑正也濟曰妖美濬深淑善也清顏清絜之顏惠好也閑謂舒緩

美目揚

玉澤蛾眉象翠翰

平聲善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蛾眉曼睂目騰光

王逸曰曼澤也睂視兒也言美女之兒娥眉玉兒曼好目曼澤睂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

翠羽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

翰也鮮膚一

曰目若玉之光澤眉象翡翠之羽翰也鮮膚一



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善曰

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良曰窈窕婉媚皆美兒

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善曰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

曰粲粲衣服向曰服衣也粲粲鮮明兒綺紈繒類金雀垂藻翹瓊珮結

瑤璠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

佩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璠璠美玉也方駕濟曰金雀釵名藻翹謂有文章之羽

揚清塵濯足洛水澗善曰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司

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楊雄太玄賦曰踞弱水而濯足銑曰方並駕車也澗波也

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善曰風雲言多也過秦論曰天下雲會響



應良曰藹藹盛兒佳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軒

蒲軒善曰蒼頡篇曰軒衣車也清川含藻景高

崖作岸被華丹善曰藻景華景也向曰藻草

華也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善曰蘇武詩曰

日誰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翰曰悲歌吐清

響雅舞播幽蘭善曰列子曰秦青撫節悲詞韓

則應雅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

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良曰

幽蘭曲名也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善曰洛

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展



躡銑曰九秋曲名七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

盤楚舞妍美陵過也善曰卞蘭七牧口翻放袂而赴節若遊鴻之

驚善曰卞蘭七牧口翻放袂而赴節若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逝似驚

飛於天漢佳南子曰龍興鸞集向曰迅急也驚鴻集鸞舞之狀綺態隨顏變沈

姿無乏五臣善曰乏或為定向曰綺美之

而由其源不定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善曰張衡七

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顧視也王逸楚辭注遺

日步徐行也良曰阿那柔弱兒咸皆也

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

銑曰結束飈風也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善

舞影映於波闌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良曰言

事雖不足歌詠然芳春之游良可歎美



長安有狹邪行

五言 向曰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

措手足矣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

善曰爾雅曰二達謂之岐旁郭璞曰歧道

旁出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行曰輜輶飛轂交輪 翰曰貴者朱其車輪交

於歧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

善曰華景日也漢書云日華曜

也 濟曰華景日光也躡飛塵言輕疾也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

善曰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王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爲

樸學左氏傳楚子王曰請與君馮軾而觀之尚書曰俊民用康 濟曰佩王之人皆非樸實儒

士乘軒憑軾者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善曰



兒也西京賦曰麗服麗善錄曰然則麗服也  
言朝廷輕薄之人其心猛暴嚴毅甚於勁秋其

服鮮麗有如芳春余本倦游客憂彥多舊親善曰漢書

卿故倦游向曰自謂亦傾蓋承芳訊欲鳴當

與朝廷之士有舊親也及晨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

秋考異記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

良曰傾蓋新相逢者芳訊美言也而有新知之

人見我如此以美言勸我須守一不足矜歧路

早進仕猶雞之鳴及於朝也良可遵善曰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

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

一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

故為天下法式翰曰守貞一之道自取苦辛  
何足矜也當遵世步中之路委曲從人然後可



也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

善曰揚雄覈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

蘇子曰行務應規步慮投矩廣雅曰曠遠也

銑曰若行步中乎規矩不可致曠遠之迹而逮及前人者矩行以正直之道將求仕進亦如此矣皆新知者之詞投足緒已爾

四時不必循

善曰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異節

不必相循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緒事也係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向曰

言我試投足於邪路其事果然寒暑具在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將遂殊塗

軌要子同歸津

善曰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詞也言我自試不能履於邪徑理終殊塗而同迹竟與子歸乎會合之地

前緩聲歌

五言 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中也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

善曰清虛以下地中有層

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翰曰曾城九重王母所居處在崑崙山上也仙

靈聚族高會於曾

城之曲阿曲也

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善曰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

困是謂慶雲

良曰慶雲瑞雲也嵯峨雲盛兒

處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

善曰楚辭曰迎處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

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

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

博度曰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

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

白鹿從十餘王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

爾聞有韓衆不荅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

尚書曰至于太華銑曰處妃洛水之神王子

晉與衛叔卿於華山博劉根遊華山見神人謂



根曰汝聞韓終乎根曰聞曰我北徵瑤臺女南

要湘川娥善曰爾雅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瑤臺

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蕭蕭霄

善本作宵駕動翩翩翠蓋羅善曰毛詩曰蕭蕭宵征

翩翩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翰曰蕭蕭車行

兒霄駕謂薄天而行翩翩輕兒似以翡翠羽為

蓋而羽旗棲五臣瓊鑾王衡吐鳴和善曰琴道

水嬉則建羽旗瓊鑾以瓊為鸞以施於旗上鸞

鳥故曰棲也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在玉

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玄禮記注曰鑾

和皆以金為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鑾在軾和在

衡濟曰鑾和皆鈴也倚太容揮高絃洪崖

瓊玉衡軾也皆在於車上



發清歌

善曰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古曰大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曰

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向曰

揮發也高絃謂高張琴瑟絃也洪崖三皇時樂

人後皆登仙故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善曰

得作樂于曾城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毛詩

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遙興輕舉登揔攪扶

霞倒景良曰衆仙會畢乘霞而去

桑枝五臣濯足湯五臣谷波善曰楚辭曰飲余

手扶桑又曰朝濯髮於湯谷齊曰揔整也清

扶桑陽谷皆日出處言須臾至此而整轡濯足

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善曰淮南子曰馮夷大

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

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

翰曰羣仙飛舉溢滿天門

垂降慶福惠賜我皇家



長歌行

五言 向曰前有是篇其意相類

遊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

善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云日月之

經天河海之帶地也日行經于天川流帶于地

良曰遊往寸陰無停晷尺

波豈徒旋

善曰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

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銑曰日景不留川流不反謂寸

尺者以少言之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

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侯璞等賦曰急絃促柱變調

改曲向曰年往時來其迅疾信如遠期鮮克

急弦之發勁矢也弦弓弦也矢箭也

及盈數固希全善曰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



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有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翰曰遠期謂上壽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能有之滿盈此數者固希全矣希少也希全謂無一也容華夙

夜零體澤坐自捐

善曰無故自捐曰坐也濟曰夙早零落也體澤身之光

潤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

善曰爾雅曰延長也良曰茲

物謂容華體澤也苟且也

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

善曰莊子曰俛

仰之間詩曰逝將去女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

銑曰言歲月俯仰則往將過人命

倏忽能幾何時也

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

向曰慷慨歎思也焉

亦何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



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翰曰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

及素帛迨大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善曰毛萇宣述也

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閑而自察濟曰迨

屬也歲未暮喻將老也言屬及我未老以承閑暇之日長歌定分以自慰也

吳趨行五言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謠其地也良曰

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善曰楚妃樊姬齊娥

楚妃歎曰歌辭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勲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

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昔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謠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



曰謳齊歌也良曰楚如楚也兼其德齊娥齊后也善為謳歌人皆採以為曲四坐

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昌五臣作閭

門起善曰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閭闔風亦名破楚門也向曰吳王闔閭

立閭門象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善曰吳地天閭闔門記曰昌門

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閭闔門高樓閣道西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翰曰峨峨

高兒飛閣高閣也跨猶帶也帶通波謂連江海也重藥承游極回軒啓

曲阿善曰西京賦曰時游極於浮柱結重藥以相承軒長牕也言長牕開於屋之曲阿也

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銑曰藥拱游浮極棟也回軒長窓

阿角也言開窓於曲屋之角藹藹慶雲被泠泠祥五臣作鮮風過



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清泠泠

藹雲兒慶雲瑞雲也泠泠風聲

山澤多藏育土

風清且嘉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良曰藏育謂包容生

長也嘉善也

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

善曰史記曰吳太伯弟仲

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波向曰太伯仲雍二人逃於荆蠻以避之季歷果立故謂導仁風也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太伯早卒仲雍有後遂啓於吳故云揚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

善曰毛萇詩傳曰穆穆美其波



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爾雅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翰曰延陵子吳公子季札也季札聘諸華夏觀樂以知盛衰灼灼然有

暉光於華夏

王迹蹟

五臣作頽陽九

帝功興四遐

善曰孟子曰王

者之跡想而詩亡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齊曰謂後來王道頽壞由於陽九之厄也九者陽數之極重陽無陰萬物不交理之困極而天下亂矣大帝功興於四方謂三國時魏蜀與吳並立也大

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

善曰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富春人也薨謚曰

大皇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世羅猶皇綱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向曰吳王孫權謚曰大皇帝富春人也頓

下也謂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用

邦彥應運



興繁若春林葩

善曰毛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今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徵

符合應錄次相代也

齊曰國之美

屬城咸有

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

善曰蔡邕

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張

勃吳錄曰八族陳相呂實公孫司馬徐傳也四

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敬曰徙齊諸田豪桀名

家良曰十縣爲屬城咸皆也言此八族猶未

足侈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

文德熙淳懿武功

言此者機吳人以重吳也

侔山河

善曰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丞後漢

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

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

及苗裔

翰曰熙廣淳厚懿美

禮讓何濟濟流

侔等也侔此山河者謂長久也



化自滂沱

善曰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

于畢俾滂沱矣

濟曰濟

淑美難窮紀商攢

角

為此歌

善曰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

曰紀猶錄也

廣雅曰商度也美也商度其粗略也

塘上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

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

離離

銑曰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

江離生

幽渚微芳不足宣

善曰張揖漢書注曰江離香草也郭璞曰

似水薺也

濟曰宣布也婦人自喻本在父被

母家居

幽閑之室謙以德微不足以奉君子被



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

善曰周易曰潤之以風雨楚辭曰鼃鼃遊乎華

池翰曰喻自家適人

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

平泉善曰西京

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良曰藻花也玉臺以玉飾臺滄

浪取其清以沾五臣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善喻婦人清貞沾作濡

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猶深也向曰自謂沐

君子之德也四節逝不處華繁五臣作難久鮮淑有如此也

氣與時殞五臣作隕餘芳隨風捐銑曰叔美隕落捐去也言容顏亦隨

歲時而毀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善曰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

道悠昧人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善曰莊子理足兮



勝弱智者欺愚也向曰妍美也不微軀退

但懼蒼蠅前

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丘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

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翰曰蒼蠅能變易白黑喻讒人也言不惜已身退弃但懼讒人毀

我於願君廣末光照安薄暮年

善曰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末

光暮年喻老也

翰曰薄暮喻老也欲君子存始終之情也

悲哉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良曰客游感物憂思

而作焉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

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

善曰毛詩曰睨睨黃鳥載好其



音銑曰鮮雲輕雲蕙草香翩翩鳴鳩羽喈喈

倉唐音

五臣作吟

善曰禮記曰季春之月鳴

翩翩飛兒倉庚鳥名喈

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

善曰幽蘭生平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

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

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翰曰蘭

生於幽故云幽蘭盈滿也通谷深谷也長秀謂

草木長茂者被

覆也岑山也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

曰蔦與汝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

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鄭玄曰葛藟纍而

蔓之尋猶緣也濟曰女蘿託松樹而長蔓葛

尋山嶺而生言萬物皆

有依附而客游獨無也傷哉遊客五臣作士憂



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善曰言已客遊不如

蘿葛故憂思逾深也良曰草色隨氣序而生故目望而懷感也禽聲亦應時月而變故耳聞

其悲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

飛沈言殊隔也銑曰其心邈然若魚鳥之飛沈是傷心也願託歸風響寄

言遺所欽善曰李陵答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向曰遺與也所欽敬者謂知友也

短歌行四言 翰曰前有此詞意旨相類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善曰

日秦青撫節悲歌王逸楚辭曰悲歌言愁思也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



日人壽若朝霜向曰觴酒器也良曰時無

重至華不再陽

五臣作揚善曰論語摘輔像識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

也濟曰言一歲之內時之一過無有重來者花一落無有再發者以喻一生之中年一衰者

無復少年矣

蘋以春暉蘭以秋芳

善曰禮記曰季春萍始生鄭玄曰萍

萍也其大者曰蘋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向來日蘋生於春蘭茂於秋榮華有時反覆相代

日苦短去日苦長

善曰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餘魏武帝短歌行曰去日苦

多

翰曰將來之日苦少已去之日苦多謂漸老也

今我不樂蟋蟀在房

善曰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良曰房即堂感此時故不樂也言思

深也

樂以會興悲以別章

向曰歡會則起其悲豈曰樂別離則明其悲



無感憂為

五臣作與

子忌

鍾曰言我豈不感年命之促邪但得與子歡會遂忘

其憂也子

謂知友

我酒既旨我肴既臧

善曰毛詩曰爾酒既旨爾肴既

嘉

向曰旨美

短歌有

五臣作可

詠長夜無荒

善曰史記

肴肉臧善也

曰紂為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

翰曰相

與詠短歌飲長夜也荒廢也言雖歌詠樂飲無得廢於

政事

## 樂府詩

會吟行

五言

銑曰會謂會稽也吟猶詠也意與吳趨行同類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

善曰沈約宋書曰控振宮引第一商引第



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稽父也良曰六引古歌曲名凡曲有三調惟所奏之緩佇謂稍息

延皆靜寂咸共聆會吟

善曰廣雅曰聆聽也濟曰列延謂四坐也咸

皆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

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

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向曰敷布也書曰文命敷于四海

祗承于帝禹會諸侯於塗山故首稱也

敷績壺蜚始刊木至江汜

善曰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江毛詩曰江有汜翰曰禹理水之功壺口冀州為始刊木謂斬木通道至於江之汜也水復



流曰記此言禹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善曰漢書

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天晏列宿炳與

星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宋衷易

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地理謂五土也向曰

星紀吳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炳明負背也

言後背海水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善曰上

橫鎮於地理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林賦曰

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良曰山峯連

接爭爲千仞之高水流背向動有百里之曲滂

尤池溉粳稻輕雲暖松杞善曰毛詩曰滂池北

流兒也王逸楚辭注曰暖閣味兒也銚

曰滂池燧水灌田池也暖猶臚也杞亦木名

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曹子建贈丁儀詩曰佳

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向曰層臺指中天

兩京三都言皆不及會稽之美艷



高墉積崇雉

善曰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

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

王肅家語注曰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也

日層高也中天半天也

墉牆也

途鷁首戲清沚

善曰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

子曰龍舟鷁首毛萇詩傳曰沚者

也銑曰飛鷁良馬名鷁首舟名

肆呈窈窕容

五臣路曜便娟子

善曰周禮曰立市為其肆鄭

作客

代賢達不可紀

善曰爾雅曰彌終也



記將略

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

善曰史記曰

述之 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 吳伐越越王  
柄於會稽後勾踐平吳周元王賜勾踐胙命越  
叟蓋越公也越絕書曰子胥戰於就李闔閭傷  
馬軍敗而還欲復其離師事越公錄其術周易  
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 良曰吳伐越後勾踐平吳故云善廢興當  
越棲會稽之時勾踐欲往朝吳有一老人勸不  
許往故云識 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 善曰史  
行輩老人也 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 記曰范  
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  
越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  
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  
漢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  
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  
以為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  
門卒 翰曰范蠡既佐勾踐平吳乃乘扁舟浮  
江湖故云出江湖漢梅福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故云入城市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善曰列仙傳曰東方朔者

楚人也父在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為郎至宣帝初弃郎去以避亂改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為客而放逸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向曰旅獨也言獨為隱逸餘同善注牽綬書土風辭殫意未已善曰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向曰殫窮已

也止

###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五言 善曰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士風絃歌謳吟之



曲名也 銑曰人有少壯征伐年老被弃游於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戀君耳故託遠以言之東武太山下小山名

### 鮑明遠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

善曰漢書曰主邑請召賓邑自稱賤子

向曰賤子人之謙稱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

尉占

五臣作召

募到河源

善曰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

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自隱度而應

募爲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

募班固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

翰曰寒鄉北土也

銑曰張騫爲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召募謂投募也

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寒垣

善曰漢書曰李



廣從弟蔡為郎事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  
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侯范曄後漢書曰耿夔  
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曰秦築長安城漢起  
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

銑曰李廣為輕車

將軍從大將軍擊左  
賢王塞垣長城也

密塗

五臣作途

亘萬里寧歲猶

七奔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  
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

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  
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八州來子  
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良曰亘長也寧  
歲無寇賊也言其行近途猶長萬里無寇亦歲  
七度奔

肌力盡審申心思歷涼溫

善曰孟子曰  
既竭心思焉

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  
溫涼也

向曰言苦辛多年歲也

將軍既下世

部曲亦罕存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愷悌  
君子永能厲方乎嗟惜哉乃下世



分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  
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翰曰下世謂死也

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善曰荅客難曰特異

有功也時事既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善曰

異誰復為論 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婁 晉 五臣 鎌 廉 刈 葵

霍倚杖收 五臣 雞 狔 善曰說文曰鎌 昔如韞 侯

上鷹今似檻中猿 善曰東觀漢記相虞謂趙勒

淮南子曰置援檻中則與狔同非不巧捷也無

禽獸既老如猿在檻中無所 徒結 五臣 千載恨

施巧韞以皮蔽手而臂鷹也 徒結 五臣 千載恨

空負百年怨 善曰言怨在已若何負 弃席思君



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善曰言已

窮老而還同夫弃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遺則兼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又謝故謂之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蔓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蔓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云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所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濟曰言願得同晉主不弃席蓐如田子



方更收老馬雖復死沒  
不愧於鬼也握帳也

出自薊

計

北門行

五言

善曰漢書曰

薊故燕國也 翰曰

薊北門名敘征戰苦辛之意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

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

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其泉烽火通長安 濟曰羽檄徵

兵書也至咸陽謂及京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善曰臣

注曰律說勒兵而住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酈食

其曰楚人聞則分兵救之又朔方郡武帝開

銳曰屯聚也廣武縣名朔方郡名皆在邊也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

善曰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蹕林周禮



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為深也竿箭幹也並  
公旱切良曰嚴秋謂秋氣嚴厲筋謂弓竿謂

箭也勁亦堅也  
虜謂匈奴也

天子按劔怒使者遙相望

善曰  
說苑

曰秦帝按劔而坐漢書  
曰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

梁

善曰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  
賢王庭為鴈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魚以

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其  
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向曰鴈行魚貫皆

陣勢也石徑山石峻峻處  
飛梁絕水為浮橋以度也

簫鼓流漢思旌甲被

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

善曰易通卦驗  
曰大風揚沙春

秋命歷序曰大風飄石  
礫石也

馬毛

五臣作步縮如蜩角弓

不可張

善曰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  
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蹠縮如蜩蜩集



曰... 化爲鷹 向曰言天寒也 蠅蟲名 毛如針刺

時危見臣節 世亂識忠良 善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 向曰

猶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投軀報明主 身死爲國殤 善曰

爲國戰亡也 楚辭祠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 魂魄毅兮爲鬼雄 良曰殤非命也 言以死報

國矣 豈爲非命

結客少年場行 五言 善曰曹植結客

洛北荒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嘗爲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翰曰言少年

時結任俠之客爲游樂之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

驄馬金絡頭 錦帶佩吳鉤 失意杯酒閒 白刃起



相讎

善曰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禮記曰居士錦帶吳都賦曰吳鉤

越棘也相範世要論曰觴酌遲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爵之間

乃反為閫而相傷三族結怨翰曰以錦為帶吳鉤鉤類頭少曲白刃刀劍之屬此皆言豪俠

之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

五臣作游善曰追兵謂捕已也遠

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曰鹿盧之劍可

負而拔濟曰追兵即邊郡徵兵也故感義而行

去鄉三十載復得還

舊丘

善曰廣雅曰丘居也向曰舊丘謂舊里也

升高臨四關表裏望

皇州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為城阜南伊關北孟津西函谷表裏猶內外也

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良曰凡帝鄉四面皆有關也

九塗平若水雙闕



似雲浮

善曰周禮曰匹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

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為宮闕望之如雲

崔駰達旨曰冠蓋雲浮銑曰大達可扶宮羅並九軌故云九塗塗道也雲浮言高也

將相夾道列王侯

善曰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王侯迎者夾道陳也

扶亦夾也羅亦列也皆王侯將相之宅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

善曰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張協揆飲賦曰車馬膠葛川流波亂

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

善曰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

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鐘列鼎而食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氏儀禮注曰方併

也古詩曰冠帶自相索翰曰貴者鼎食食必擊鐘亦並車而相尋求也今我獨何



爲埴苦壞

洛感懷百憂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予獨何爲楚辭曰貧士失職而

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壈而不違

王逸曰坎壈不遇兒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 向曰

百憂言多也

### 東門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日出東門行古辭也

良曰東都門長安

城門名別離之地故敘去留之情焉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

善曰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

好射願以射警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羸與

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

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

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

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

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



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  
墮今臨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翰曰禽傷於弓惡於聞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

零銑曰賓謂送別之人御御車者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善

訣與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善曰說文曰息

亦別也一息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善曰左

言少間也謠曰鸛鵲之巢遠哉遙遙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顏居人掩

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

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善曰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為百人酸毛詩曰絺

兮絺兮淒其以風毛萇曰淒寒風也良曰梅不可療飢葛非寒服言羈客衣食不得其所



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

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

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向曰不解顏者無樂情也

長歌欲自

慰彌起長恨端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彌益也

苦熱行

五言善曰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

曝霜越夷水中藏瘴癘之地盡節往伐而國家賞之太薄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

善曰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

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

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

火不滅

銑曰阻阪也赫盛兒為南方之威色

身熱頭且痛鳥懂魂來歸

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良自



仰視烏鳶跼跼墮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  
不可以止雕題黑面得人以祀其骨爲醢向

日飛鳶過執

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

善曰王  
歆之始

墮水中

海

卷之三

火走

不土

歌之始

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焦炯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

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敞蒸之熱恒數四文

楚辭曰觸石礪而衡遊埤蒼曰礪曲岸礪與圻

同  
翰曰雲潭石圻爲湯泉焦煙者  
日月有日

蓋熱之甚也雲潭山泉也石圻石岸也日月有小

昏雨露未常晞

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漉雲日月  
恒翳曹植感時賦曰惟淫雨之

永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晞毛萇曰

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

上霧  
濟曰敵暑之氣上蔽日月而于它前日

越雋地有漏天冬夏常雨露不乾

尺玄蜂盈十圍

善曰外國圖曰楊山卅蛇居之  
去九疑五萬里楚辭曰赤蟻若

ノノノノノ

三

1



象玄蜂若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  
銑曰皆南方有之丹赤踰過玄黑盈長也十圍三丈也

含沙射流影吹蠱痛

五臣

行暉

善曰于寶搜神記曰有物處于

江水其名曰蜮一日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一名

射影吹蠱即飛蠱也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

覺也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良曰江中有物名曰水弩於

中流含沙射人之影此障

五臣

氣晝熏體蔭

周

言病行客使無光輝也

障

作障

氣晝熏體蔭

周

露夜沾

五臣

衣

善曰吳志華嚴表曰蒼梧南海歲有腐風鄣氣宋永初山川記

曰寧州彰氣蘭露四時不絕蘭草名有毒其錢上露觸之肉即潰爛

向曰瘴氣毒執氣也錢

援莫下食晨禽不敢飛

善曰南越志曰背石縣有銅問泉源沸涌謂之



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音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

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翰曰畏毒氣也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

**肥**五臣作腓善曰言秦人毒涇尚或多死況今毒癘乎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毛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濟曰涇瀘二水名具俱也寧

止於病其皆至於死言此生軀蹈死地昌志登

毒中人甚於彼二處也

**禍機**善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上雖有以得勝非

其術也曹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爲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良曰言使生軀與



昌盛之志陷此死亡之地也戈船榮既薄伏波賞

亦微善曰漢書曰歸義侯嚴為戈舡將軍出零陵下離水范曄後漢書曰交趾女子徵側

反拜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交趾斬徵側振軍旅還京師朝見位次九卿銑曰言榮薄賞微危

是國家報爵善作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善曰韓詩

外傳曰宋燕相齊還遂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對宋燕曰

何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執素錦綉從風而弊士魯不得緣衣夫財者君所輕死者士

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向曰小臣計倪對越王句踐曰爵祿君之輕也性命士

之重也此言君所輕者尚惜不與士所重者安可望乎希望也

白頭吟善曰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二女為妾文君作白頭



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沈約宋書古辭  
白頭吟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  
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濟曰疾  
人相知以新聞舊不能至於白首故  
以為名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

善曰朱絲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

疏越桓子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  
秦子曰玉壺必求以盛干將必求以斷 翰曰

朱絲繩瑟之朱絲也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

玉壺冰取其潔淨也善曰馮衍荅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  
東觀漢記段穎曰張奐事勢相友遂懷猜恨方

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 向曰言我  
清直不慙昔時之意而君疑恨坐而相仍 人情

賤恩舊世議逐衰興

善曰毛詩序曰朋友道絕  
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



銑曰謂人

世輕薄 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

善曰李元

陵之禍起於毫芒仲長子昌言曰事求絲毫之

疊孫盛曰劉琨王浚睚眦起於絲髮豐敗成於

丘海文子曰禍福之至雖丘山無由識之矣

良曰言人之情移縱見瑕隙如毫髮之小則以

為如丘山之 食苗實碩鼠 玷五臣作點 白信蒼蠅善

大不可勝載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為蟲汙白

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為蟲汙白

使黑 翰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皆喻讒佞

也鼠能害田苗蠅能變白黑 言君心移易亦由讒佞也 鳬鵠遠成美新芻

前見陵

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

距武也見敵敢鬪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

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瀟而食之者以其所

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

鰓豕君稻梁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



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  
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  
處上也蒼頡篇曰陵侵也史記曰汲黯謂武帝  
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濟曰鳧  
亦鵠類故連言之汲黯曰後來者 申黜褒女進  
居上故謂前者見陵芻亦草也

**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善曰毛詩序曰

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得褒姒而黜申后孔安國  
尚書傳曰淪沒也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  
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  
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  
陵薨 銑曰周幽王黜申后而愛褒姒日以淪  
溺迷惑漢成帝去班婕妤而寵趙飛燕益用嗟  
歎稱美此由忘故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善曰  
賞新竟招後議 呂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尚書  
曰兒曰恭 良曰假如深心相賞猶難恃也美



兒外恭豈足憑也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善曰列子曰昔人有

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歎向曰膺胃也

放歌行

五言善曰歌錄曰孤子生行古辭曰放歌行翰曰敘放臣

之心也

蓼來

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

五臣作排

小人自齷齪

齷齪

初安知曠士懷

善曰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藿王逸曰言蓼蟲處辛辣食苦惡

不徙葵藿食其美者也漢書酈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苛禮也

濟曰小人不知曠士之心亦猶

蓼蟲不知葵堇之美言京都貴人競相趨逐以有德者不與已同陰共排斥耳蓼辛菜葵堇耳菜也蟲有好蓼者不能齷齪短狹兒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知他菜也



開

善曰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缺拾遺

冠蓋縱

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

善曰

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為此焱飈與焱同古字通也七啓曰華組之纓良曰素帶紳也飈

風也纓冠纓也結聚埃塵也

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

善曰周易

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

者

銑曰鍾鳴謂暮也

夷世不可逢賢君信

五臣作言

愛才胡

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魏犢

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才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猜疑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猜疑向曰夷平天君也

一言分珪爵片善辭



草萊

善曰漢書張竦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之賞解朝曰析人之珪擔人之爵莊子曰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

翰曰士有一言合

理片善應時則必分珪與之使辭去草萊珪公

侯所執者爵

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

善曰史記曰虞

則五等爵也

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

隱晉書曰段匹碑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

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

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

說既異故具引之

向曰言行合於賢主豈

今

惟賜白璧而已亦將起黃金之臺以待焉

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銑曰君謂被放者疾患也遲迴不行兒苦逢明

時君則無患當今宜

去何不行之有也

升天行

五言 銑曰  
言學仙也



家世宅關輔勝帶官

五臣作宦王城

善曰關關中也漢書曰右扶風

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向曰勝帶謂勝冠帶時也備聞

十帝事委曲兩都情

善曰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衡曰漢家三百歲十帝

耀德十餘帝其中情事盡已知之倦見物興衰驟覩

俗屯平

善曰周易曰屯難也翻翻類迴掌恍惚似

朝榮

善曰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掌也潘岳朝菌賦曰奈何兮繁

華朝榮兮夕斃濟曰翩翩恍惚謂須臾間也如迴掌之反覆朝榮之開落也榮華也窮

塗悔短計晚志

五臣作至重長生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

長生之道太一曰齊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

戒六丁道乃可成



善曰莊子曰從師不囿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囿之也楚辭曰與赤松結友兮比王喬而爲偶

# 五圖發金記九籀隱丹經

善曰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

尚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經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尚書曰啓籀見書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籀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籀也良曰采芝法有五故云五圖出太清金匱記發開也仙經有九轉金液丹法籀可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以盛書故云隱丹經

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銑曰言委任風

雲所之或宿於松或行於天

##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

善曰

游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曰似長城曲蜿蜒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



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向曰冠霞冠謂從仙也解玉珮謂去仕也綵閣椒庭皆仙居也飲飲

也玉醴整游越萬里近別數千齡善曰神仙傳若

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明先生語神女曰音與女

郎游于安息憶此未久已鳳臺無還駕簫管有

遺聲善曰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

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

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翰曰有

簫史者善吹簫秦作鳳女何時與爾曹啄腐共

詞其上每有簫管之聲吞腥傳曰腥是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

良曰一從仙遊永與世隔



不可復與俗輩相會也  
豕腐吞腥謂酒肉之人

鼓吹曲

五言 善曰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

之短簫鏡歌黃帝岐伯所作也

謝玄暉

銑曰眺奉隋王教作古人入朝曲鼓吹短簫也所謂歌軍樂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善曰爾雅曰江南曰揚州吳錄曰張紘言

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

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

遶遶帶淶

五

作水遶遶起朱樓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遶遶長見也吳都賦曰旦以淶水劉

逵注曰遶遶遠望懸絕也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華英

翰曰遶遶高兒



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

善曰吳都賦曰飛甍舛互前漢書曰太子

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於其上向曰飛甍生檐也馳道天子出行之道御溝長安有之金陵擬而作

也疑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輶獻納雲臺表功名

良可收

善曰徐引聲謂之疑小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駟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西京賦

曰龍輶華轡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嘲曰蘭先生收功於章臺銑曰疑笳其聲疑咽也疊鼓其聲重疊也笳簫也翼扶也華輶謂刻畫車之轅也向曰羣臣有功則圖畫其形於雲臺之上言獻納忠直於君父則功名

可收錄也



挽歌

善曰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

五言

繆

又熙伯

善同翰注 翰曰魏志云繆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

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漢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其情後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喪也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也

生時游國都死沒奔中野

善曰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周易曰古



之葬者厚衣之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善曰論衡

日親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

言黃泉也翰曰高堂生所居黃泉死所葬白日入虞淵縣車息駟

馬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為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良

日虞淵日出處言人之死如日沒於虞淵矣懸車息馬不復乘之也造化雖神明

安能復存我善曰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

尸子曰其生也存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

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善曰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二首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

善曰儀禮曰筮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

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

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衆周禮注曰大貞大

卦也廣雅曰命名也翰曰卜擇葬

地考其貞吉嘉善之命云在此中

夙駕警徒

御結轡頓重基

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御不驚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

基也向曰夙駕早駕也警戒也徒御御車者

結連也謂馬轡相連而駕也頓上下也重基山

也謂轡車上下

龍輅

荒被廣柳前驅矯輕旗善

於山阜之間

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鄭玄曰荒

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

畫龍於荒也被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

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晉



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杜今之挑也古以緇布爲之絳繒題姓名而已不爲畫飾慌與荒同古字通濟曰禮記云飾棺君龍惟蜃容黼慌慌蒙也前驅舉旗以引路將啓殯也殯宮何嘈嘈哀響

中闈

善曰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良曰嘈嘈衆哭聲闈殯宮之

門中闈且勿謹

五臣作誼聽我薤露詩

善曰崔豹古

蒿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一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歛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爲挽歌也銑曰代歌者



言薤露蒿里  
古挽歌詩

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垂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后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載於庭輜車辭祖櫛故名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引之

翰曰倫理祖始亡

舍爵兩楹位啓殯

進靈輜

音而

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輜正柩

於兩楹間奠設如初又曰請啓期鄭玄曰請啓殯之期也說文曰輜喪車也禮記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曰是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為凶也  
翰曰舍置也爵酒器也楹柱也位祭位儀禮云遷于祖用輜正柩于兩楹間奠設如初靈輜喪車也  
飲餞觴莫舉出宿

歸無期

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櫛

濟



酒復無歸期惟祗五臣作祗曠遺影棟宇與子辭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祗卧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向曰言不復見舊居也紅席也曠猶無也周親

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善曰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若仁人孔安國曰周至

也王逸楚辭注曰湊衆也論語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良曰皆奔遠至來此相送翼翼

飛輕軒馬楚策素騏驎善曰毛詩曰乘其四駱載

其曰蒼白曰騏驎也向曰親友之車馬也翼翼車輕兒飛馳也駸駸馬奔兒策捶也騏良馬名

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善曰漢書曰天子按轡徐行阮瑀七哀詩

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翰曰遵循也草木叢生曰薄子謂亡者謂墳墓一閉無復見明

故云長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楚

夜臺觀



側念我疇昔時

善曰杜預左氏傳曰觀棺也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濟曰送者詞也言疇昔游從之時矣觀棺也

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

思

濟曰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若此之念猶足可收萬世永絕安可思也

殉沒身

易亡殺子非所能

女夷善曰臣瓚漢書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殉或為殞

良曰欲以身殉子亡沒甚易獨救子不能致焉

含言言哽咽揮涕涕

臣五

作淚

流離

善曰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若

向曰含言欲言也哽咽悲哀兒流離淚散兒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橫楚辭曰惆

悵兮而私自憐惆悵痛恨也秦通也

素驂佇轡軒玄駟驚飛



蓋良曰驂駕也玄駟四馬也輜車喪車也佇立驚馳也皆葬之儀注也哀鳴與殯

宮迴遲悲野外善曰儀禮曰遂適殯宮向魂

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善曰周遷輿服志曰禮葬有魂車儀禮曰薦車

直東榮鄭玄曰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也銑曰魂輿魂車也中有平生冠

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善曰禮記曰孔子為明器者備物而

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向曰明器皆象平生所服御者長旌銘旌也誰為旆者言為王

者之悲風徽五臣作鼓行軌傾雲結流鵠善曰爾雅

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集略曰靄雲雨狀也鵠與靄古字同翰曰悲風者聽風有似

助悲故云悲風鼓擊也哀響震雲有似傾側故曰傾雲結聚流行鵠蓋也振策指靈



丘駕言從此逝

善曰秦嘉詩曰振策陟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顧戀

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濟曰振舉策鞭也靈丘墓也遊往也言從此一往無復還期也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

善曰曹植曹嗇誄曰痛玄廬之虛郭向

曰重阜重岡阜也崔嵬高兒玄廬謂墓也竄藏也

旁薄立四極穹隆放

蒼天

善曰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鈐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

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裹地銑曰旁薄地之形也穹蒼天之形於壙中儀象天地也四極四方也蒼天青天也

側聽陰溝涌卧觀天井懸

善曰古之葬者於壙中爲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天象也魯靈光殿賦曰玄體騰涌於



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驪山以水銀為江河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濟曰壙中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則聽則觀之廣五臣作壙宵廣作壙宵廣作壙

何寥廓大暮安可晨

善曰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翰曰宵暮

皆夜謂壙中也寥深廓空也安可晨不可見明也

人往有反

五臣作返歲我

行無歸年

善曰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

之高誘曰行謂即世也

向曰生人往者皆返其家死者一去無歸生也

昔居四民

宅今託萬鬼隣

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海水經曰東海中

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東北槐枝名

昔為

七尺軀今成灰與塵

善曰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



之土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金玉素所佩

李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

鴻毛今不振平善曰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錫

毛喻輕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良曰素昔振舉也如金玉之珍昔者所佩服如鴻毛之

輕今不豐肌饗螻蟻妍骸善作永夷泯平善

能興舉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死弟

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弟子曰恐

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

爾雅曰泯盡也向曰豐肌妍骸平生之美好

也今以此饗食螻蟻長為夷滅也螻蟻土中蟲

名泯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善曰楚辭曰蹇

盡也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

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杜預



曰魑山神獸形魑怪物也周禮曰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 翰曰壽堂

祭祀處言祭祀之處獨魑魑與螻蟻爾何怨螻

虛無相延爲賓主魑魑邪鬼也

螻蟻何怨而憑附於我

拊心痛

荼毒永歎莫爲陳

善曰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

毒又曰假寐永歎 向曰皆假亡者詞也荼毒苦也

挽歌詩 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善曰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

曰白楊何蕭蕭松栢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嚴

今木蕭蕭 銑曰茫茫廣大兒蕭蕭風吹聲嚴



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善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

郊良曰代亡者捕我也遠郊百里也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

遙慈

嶢

音堯嶢音堯嶢音堯

翰曰

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

一已閉千年不復朝

善曰字林曰嶢嶢高鬼也蔡琰詩曰馬爲立踟調漢

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

濟曰助其悲哀良曰幽室墳墓也不復朝無生期也

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

銑曰皆歸於此故無奈何

向來相

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何

言情有厚薄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翰曰大陵曰阿

雜歌



荆軻歌

七言并序 善曰史記曰荆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劍之燕

濟曰

史記云荆軻衛人爲燕太子刺秦王不尅而誅於秦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

向曰燕用太子名

丹

祖送於易水上

善曰崔實四明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 銑曰祖者

將祭道

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

善曰

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 良曰高漸離宋如意

皆壯士而軻之友也筑樂器名曰

五臣作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翰曰蕭蕭風聲

也易水水名壯士軻自謂也 自言爲事成敗俱不還也



漢高祖歌

七言并序 濟曰漢書云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

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為漢王後平羽立為天子謚曰高皇帝為漢之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

銑曰擊黥布還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

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 銑曰佐酒助

飲酒也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善曰應劭

漢書注曰

上擊筑自歌曰

五臣無曰字向曰上高祖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

善曰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

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



扶風歌

劉越石

善曰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爲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也現擬而自喻也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

善曰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

書曰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莞音管銑曰

廣莫門洛陽城門名謂首發晉都丹水出葛谷

故因言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

山也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

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劍戟龍淵太

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良曰繁弱弓名

龍淵劍名謂晉被胡虜所逼意欲掃滅之

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廻首曰顧向日俯仰猶

瞻望宮闕



高下也御猶駕也飛軒  
廊宇也言顧見晉宮  
據輦長歎息淚下如流

泉繫馬長松下發輦高岳頭  
翰曰發去岳山也  
烈烈五

作冽悲風起泠泠澗水流  
向曰冽冽風聲泠泠水聲  
揮手長

相謝哽咽不能言  
善曰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  
告曰謝劉表與表譚書曰聞

之哽咽  
濟曰謂別晉  
浮雲為我結歸  
五臣鳥

為我旋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  
吟浮雲為我陰  
銑曰雲結鳥旋言助

我戀宮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  
善曰古詩曰  
相去日已遠

韋弘嗣秋風篇曰辭親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

藏  
善曰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摧  
向曰慷慨歎聲也摧藏憂傷也  
麋鹿



遊我前猿猴戲我側翰曰美其資糧五臣既乏

盡薇蕨安可食善曰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濟曰薇蕨

藥菜名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善曰楚辭曰安何也攬駢轡而下

節李陵書曰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善曰周吟嘯成羣易曰君

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

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愠見

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

矣良曰當君子道消之時孔子猶有窮厄此

自慰之詞惟昔李騫五臣作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

罪漢武不見明善曰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

銑曰愆過也愆期謂李陵與匈奴戰失利遂降

之而實執忠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於漢而武



帝不明其心乃誅其親族也  
我欲競五臣此曲

此曲悲且長弃置勿重陳  
重陳令心傷善曰宋

曰吾欲競此曲此曲愁人腸  
魏文帝雜詩曰弃

置勿復陳良曰此曲則此歌也  
悲且長言其

心不可述也弃置之事不可  
重陳重陳徒令人心傷也

中山王孺子妾歌  
五言

陸韓卿  
善曰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子宮人也翰曰漢書云詔賜

如姬寢卧内班婕坐同車  
善曰史記侯嬴謂魏

鄙之兵符常在魏王卧内而如姬出入王卧内  
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



好同輦載齊曰如姬常出入魏王卧内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此皆謂寵盛之時洪

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

之臺西都賓曰視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然秦餘漢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游疑陸誤也

銑曰洪波趙簡子臺也林光秦之殿名歲暮寒漢因之故曰餘言相與飲宴於宮觀

颼及秋水落芙蓉善曰爾雅曰荷芙蓉也郭璞曰別名芙蓉也何曰歲暮

颼及喻年歲催其老也芙蓉芙蓉也喻人之美色秋衰而落子瑕矯後駕安

陵泣前魚善曰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明彌子

母病人聞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於門君聞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明罪明古則字

也說文曰矯擅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舩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弃之泣下王曰



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爲涕出對曰  
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得  
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全爵至人君走人  
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  
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  
魚也亦將弃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  
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君五臣賤妾終五臣已矣  
非安陵疑陸誤矣向注同作恩已矣  
五臣君子定焉如善曰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  
作畢已矣絕望之辭也思玄賦曰  
摻天道其焉如翰曰言我衰謝將失子  
瑕龍陽君寵不知君王之意竟如何也

大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八